

人类智慧的光辉历程

世界哲学
名著博览

中

世界哲学名著博览

——人类智慧的光辉历程

主编：丁冬红

(中)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目 录

1

目 录

雅斯贝尔斯	1883-1969[德]	《现时代的人》	… 1043
		《生存哲学》	…… 1063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	…… 1081
纪伯伦	1883-1931[黎巴嫩]	《先知》	…… 1091
弗兰克	1884-1966[奥]	《科学的哲学》	… 1109
熊十力	1884-1968[中]	《新唯识论》	…… 1133
玻尔	1885-1962[丹麦]	《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 论文续编》	…… 1155
钱穆	1895-1990[中]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 1165
邹容	1885-1905[中]	《革命军》	…… 1199
卢卡奇	1885-1971[匈牙利]	《历史和阶级意识》	…… 1214
		《理性的毁灭》	… 1244
武者小路实笃	1885-1976[日]	《人的生活》	…… 1261
柯尔施	1886-1961[德]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 1270
张东荪	1886-1973[中]	《认识论》	…… 1289
张君勱	1887-1969[中]	《人生观》	…… 1301

丁文江	1887-1936〔中〕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 劼的“人生观”》	1310
薛定谔	1887-1961〔奥〕	《生命是什么?》	1330
海德格尔	1889-1976〔德〕	《存在与时间》	... 1350
维特根斯坦	1889-1951〔英〕	《逻辑哲学论》	... 1382
		《哲学研究》	 1402
柯林伍德	1889-1943〔英〕	《历史的观念》	... 1419
马尔库塞	1889-1979〔德〕	《单向度的人》	... 1439
		《爱欲与文明》	... 1455
卡尔纳普	1891-1970〔美〕	《哲学与逻辑句法》	1477
赖欣巴哈	1891-1953〔德〕	《科学哲学的兴起》	1497
胡适	1891-1962〔中〕	《实验主义》	 1516
		《新思潮的意义》	1531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 的态度》	 1541
葛兰西	1891-1937〔意〕	《实践哲学》	 1555
郭沫若	1892-1978〔中〕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1571
曼海姆	1893-1947〔德〕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1589

目 录

3

梁漱溟	1893 - 1990〔中〕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600
维纳	1894 - 1964〔美〕	《控制论》 《人有人的用处》	1625 1643
冯友兰	1895 - 1991〔中〕	《新原人》 《新理学》	1661 1685
金岳霖	1895 - 1984〔中〕	《论道》 《知识论》	1710 1729
霍克海默	1895 - 1973〔德〕	《批判理论》 《启蒙辩证法》 ...	1756 1778
皮亚杰	1896 - 1980〔瑞士〕	《发生认识论原理》 《结构主义》	1800 1818
朱光潜	1897 - 1986〔中〕	《文艺心理学》 ...	1837
宗白华	1897 - 1986〔中〕	《艺境》	1857
赖希	1897 - 1957〔奥〕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1877
弗洛姆	1900 - 1980〔美〕	《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自为的人——伦理学的 心理探究》	1898 1912
伽达默尔	1900 - 〔德〕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1927

		《科学时代的理性》 1959
赖尔	1900-1976[英]	《心的概念》 1977
海森堡	1901-1976[德]	《物理学与哲学——现代 科学中的革命》 1993
莫里斯	1901-1989[美]	《指号、语言和行为》 2008
贝塔朗菲	1901-1971[美]	《一般系统论》 ... 2042
贺麟	1902-1992[中]	《文化与人生》 ... 2061

现时代的人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 - 1969)是德国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1901年入海德堡大学攻读法律,后来在柏林、哥廷根、海德堡等大学读医学。1909 - 1915年在海德堡大学精神病诊所当义务助理研究员,1916年任心理学助教,1920年任哲学助教,1921年任哲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后,他因为妻子是犹太人而被免职,从1938年起又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的权利。1945年被宣布驱逐出境,由于法西斯战败而得以幸免。1948年接受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席位。1967年取得瑞士国籍。1969年2月26日逝世于瑞士。

雅斯贝尔斯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主要研究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但当时他已力求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并试图设定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原则和生活原则,主张把科学原则运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期集中研究存在哲学,发表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现时代的人》(1931)和三卷本的《哲学》(1932),这是用德文出版的最有系统的存在主义哲学著作。雅斯贝尔斯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争得作为主体思维着并存在着的个人的自由,人的存在是一切现实的中心。他把存在理解为既是超验的、属神的东西,又是人突破束缚、自由选择的决定能力。他称呼存在的专门哲学术语是“大全”,大全包括“作为存在本身的大全”和“我们自身所是的大全”两种。存在通过人的交往性而取得现实的意义,因为个人

之间的交往是他们作为人存在的前提。存在的历史性揭示了人在边缘状态中的有限存在,从而导向超验和上帝。晚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世界哲学和政治。他认为现代化的信息和技术要求哲学创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使人类能够实行自由的信息交流,并导致自由的世界秩序。他还提出建立世界政治共同体的设想,希望在这个世界联邦中每个实体都能自由、和平地生活、交往。

《现时代的人》是原作英译本的标题,该书的德文原名是《时代的精神境况》。作者在这本不到15万字的书中表达了对现代人精神文化处境的极大关怀,一方面揭示了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命运,一方面指出了摆脱这种状况的可能途径。在当代西方机器化和技术统治的罗网下,如何从文化的“荒漠”达到“拯救”已成为一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主题。雅斯贝尔斯把他的基督教存在主义观点贯穿在对现实问题的思索中,这一点读者在下面的文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另外,雅斯贝尔斯所提到的西方人率先走向现代化所依靠的三个伟大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然具有震撼力,它们是: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自我存在的主体性,现实入世的信念。

(丁冬红)

序 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各代人都依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少数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产生过忧虑。而现在,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险

的严重性对每个人都变得显而易见了。

不过，我们对这个题目的探讨不仅是不能穷尽的，而且由于随着我们不断关注这个课题，我们会不断对它进行修正。所以，它是不能确切限定的。我们可以认为人类过去的境况已经结束，就好像一场戏幕落铃响，宣告结束。而与此相反，人类当前状况的特点是激动人心的，那就是说，我们对这种境况的思考有助于确定它将来的发展方向。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环境并不是最终的环境。

在很多时代，人类都认为他们的世界是永恒的，它作为不变的中介，处在已经消失了的“黄金时代”和“世界末日”之间，而所谓世界末日则是全能的神的各种目的已经达到时将要到来的。人发现了生活，并使自己适应这生活，并不想去改变它。人的活动以尽力改善自己在据信不可改变的周围环境中的地位为限。在这些环境中，他有了安全的藏身所，他实际是和天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世界是他自己的世界，即使它毫不重要，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存在只能存在于超越的领域中。

与过去那些时代的人们相比，当今的人由于已经认识到他不过存在于被历史地决定了的变化着的情景中，因此他就成了无根可寻的人，好像存在的基础被摧毁了。既然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类过去的生活是在现实似乎被掩蔽着的情况下渡过的，所以对古人们似乎自明的生活和知识的统一，对我们就变得平淡无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变得能够按事物的实际情况观察它们，而这就是生活的根基在我们脚下动摇的原因。因为，既然思想和存在的统一（迄今为止未曾改变）对我们不复存在，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伴对生活的醒悟。我们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仅仅思考这个世界。我们仔细考虑怎样理解这个世界，对每种解释的有效性都进行怀疑。而在

生活和对生活的意识的每一明显的统一背后，都隐现出实在世界和我们所知世界之间的区别。正因此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运动、一个流变、一个过程中，由于这个运动、这个流变和这个过程，变化着的知识促使生活发生变化。反过来，变化着的生活又使认知者的意识发生变化。这个运动、流变和过程把我们卷入了无休止的进取和创造、得和失的旋涡中，我们在旋涡中痛苦地回旋着，大致顺从于水流的力量，但也能不时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因为，我们不只是生活在大体适合于人类的情景中，而且当这情景承前启后地出现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时，我们还体验着这个情景。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对于这个运动（我们自己就是它的因素之一）的意识具有奇怪的两重性。一方面，如我们现在所知，这个世界并不是最终确定的。既然如此，我们的希望就不再寄托在超越上，而是转向了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尘世领域，以致我们有了对现世尽善尽美的可能性的信念。另一方面，既然（即使在有利的情况下）个人只有有限的干预能力，并且他不可能不认识到，他的行为的实际结果与其说取决于他试图达到的目的，不如说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环境条件；既然他因此而深切地认识到，与他抽象意识到的巨大可能性相比，他能发挥影响的范围是很小的；最后，既然世界的发展过程（无人对此感到满意）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那么，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弥漫开来，人们就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各种事件拖曳而行，而本来在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们还希望去指导这些事件。如果一个人受宗教信念的激励，认为人在超越面前形同于无，那他就不会受变化万端的事件的纷扰。变化乃是上帝意志的结果，人们不会认为它与其它可以想像的可能性相冲突。不过在当今，以达到普遍理智为目的的这种狂妄，以及一个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主宰，因此想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的那种骄狂，到处都可看到，而他们所受的挫折也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

弱感。人怎样去适应这种情感并起而压倒它，这是当前形势下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

人不仅存在，而且知道他的存在。他完全有意识地研究他的世界，改变世界以适合自己的目的。他已经懂得了，在“自然因果性”仅仅是恒常不变的、彼此类似的事物的无意识反复这一范围内，怎样去干预那因果性。他不仅象现存物那样是可被认识的，而且他本身就能随意确定什么将要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为人所处的境况就是精神的境况。

如果一个人希望说明当前的状况，他就必须首先考察：迄今为止，人们对这状况是如何考虑的？它是怎样出现的？一般所说的状况是怎么回事？它表现为哪些方面？当今对人性问题是怎样回答的？人类的发展前途怎样？对这些问题回答得越明白，我们就越能确定不移地经认识而摆脱无知，就越能迅速达到使人自身实现为独立的个人的那些极限。

当前境况的根源

当前的人类状况作为过去发展的结果，并考虑到它将来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从未如此紧迫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人类衰败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人类生活即将开始的可能性，在这两种对立的可能的抉择中，前景是晦暗不明的。

不仅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以前，而且在传统开始以前，人类从前人类到人类的转变就已完成了。经常地而非偶然地使用工具，取火和用火，语言的产生，以及使结伴和持久社会的基础得以可能的对性妒嫉的抑制，所有这些使我们的祖先超出了动物界。在采取这些造就人类之决定性步骤以前，有几十万年为人们所无法了解的史前期，与这个时期相比，延续只有六千年的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只是短暂的一瞬。在那些悠久的年代里,人类以各种方式生活着,散布在地球上,互不相识。西方人(他们征服了世界,使各地的人互相联系,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共同的人性)则似乎依靠三个伟大原则的一贯运用,从整个人类中脱颖而出,发展起来。

第一个原则是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它以古希腊科学为根据,对经验材料进行检测和计量,进而在技术上把握它们。例如:普遍有效的科学研究;由于罗马法的系统化而带来的法律决断上的可预见性;计算被用于经济事业,并达到使所有经济活动合理化的程度(诸如此类的事情都是通过理性化而加以把握住的)。这些都完全是由于受逻辑思想和现实经验的支配而产生的结果,就象它们本身向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所展示的那样。

第二个原则是在犹太预言家的说教、希腊哲学家的智慧和古罗马政治家的行动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出的**自我存在的主体性**。我们称作个体性的东西,在西方人中是沿着这些途径发展的,并且一开始就和理性主义相互关联。

说到第三个原则,我们在西方人中发现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世界是时间中有形的实在**。这个信念是与东方人的“非现世”信念相对立的。后者是由这样一种情感引起的:非存在也许是作为存在呈现给我们的根本的存在。西方人认为,确信就是对这种有形实在的确信,它只能依这实在而产生。认识并力图主宰实在的自信有两个源泉,那就是自我存在和理性主义。

只是在近几个世纪,这三个原则才得到了发展,直到19世纪才真正进入它们自己的世纪。人类可以到达地球的任何表面,空间被征服了。人第一次能在这星球上住在他所要住的任何地方。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对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技术主宰不可阻挡地加强了,而且不是通过偶然孤立的发现,而是通过有组织的合作,在此过程中,发现本身被系统化了,并服从于有目的的努力。

在人类文明沿着相互独立而曲折的道路发展了几千年之后，最后的四百五十年经历了欧洲人对世界的征服。这个征服过程在最后一百年间完成了。在这个决定性阶段加速发展期间，出现了许多独立而杰出的人物。他们洋溢着领袖的自豪感，能工巨匠的自我陶醉，发现者的激情，审慎而大胆的冒险精神，达到最终目的者的心满意足；由此出现了与象这样揭示出来的世界极为亲近的关系。不过，现在我们感到这个扩张的世纪对我们已经结束。一种相反的情绪已经出现，由于这种情绪，尽管积极的成就依然存在，但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那些巨大而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十分顽固的。客观的征服运动似乎已经停止，我们不但不再前进，反而趋向于退缩。

西方人的指导原则同有关一成不变、循环发生的概念格格不入。理性告诉我们，每一新的认识都蕴涵着认识进步的可能性。实在并非自身存在而已，它必定要被主动获取知识的认识所把握。年复一年，有关的运动加快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一切事情都发生了疑问，并尽可能地被改变了。而近来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以 19 世纪所不知的内在冲突为代价的。

那种要与以往历史决裂的情绪广泛弥漫开来。但这新情况不只是彻底砸烂社会、改变财产关系、推翻专制等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四千多年前的一篇古埃及文稿中有下面的话：

“盗贼横行……田地荒芜。人们说：‘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不知道何事将发生。’……到处是污垢，没有人是衣冠整洁的……。国家象陶工的旋盘一样不停地旋转……。女奴佩戴着金子和青金石的项链……。我们再也听不到任何笑声……。大人物和小人物都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我没生下来该多好啊！’富人被安排去推石磨，……。贵妇人屈尊去做使女

……。人们饥饿难耐，与猪彘争食……。保存档案的馆所被破门而入，抢掠一空……，各种手抄文献毁坏殆尽……。此外，一些蠢人丧权辱国，……各级官吏被驱赶四散；……本应办公的公共机关全部关闭，老百姓就象无人放牧的怯懦的群羊。……。艺术家不再从事艺术，……。少数人奴役多数人……，昨天的穷鬼变成了今日的富翁，昔日的富人也对他们报一尽谄媚……。厚颜无耻比比皆是……。啊，男人可以不复存在，女人不再怀胎生育，于是，世界终于达到了和平安宁。”

我们从上文可知，社会环境陷入绝望的混乱，任何永久坚实之地都不复存在，对此情此景产生的情感，在历史上并不是新东西。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时希腊社会环境的论述，是由古代世界引出的另一个证据。

但是这个看法要想切中新时代，它就应当比对革命、无序和道德关系的放任等现象的看法更透彻。从席勒时代起，当代思想已经意识到人在世界中的神圣存在感的失落——这是近几个世纪的独具特色的失落。在西方，这个进程发展得比其它地方更极端。在古代印度和古典世界无疑有怀疑论者，对他们来说只有揭示于我们感官的直接当下的东西才有效——直接当下的东西是被牢牢把握住的，而事物本身被认为是无。但即使如此，他们认为世界作为整体仍是精神化了的有。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另一种怀疑论成为可能。这种怀疑论认为，有一个超越的造物主，他从混沌中造出世界，在这世界之前和之后他都存在着，并独立于它。这个思想把世界归结到仅仅是一个被造物。异教所说的魔鬼从自然界中消失不见了，世界变成了无神的世界。一切被造出的东西现在成了人类认识的对象，人类认识它就好像是在重新思考上帝的思想。新教十分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自然科学及其对世界的理性

化、数学化、机械化与基督教的这种形式有密切关系。17、18 世纪伟大的科学探索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当进一步的怀疑最终把上帝这个造物主也排除掉,那么就只有自然科学所承认的机械的世界体系还存在——这个世界体系除了原来曾被贬低到被造物的地位,它的精神并未被粗暴地剥夺掉。

世界后来失去精神,并不是由于个别人无信仰而造成的,而是现在导致虚无的精神发展所造成的可能后果之一。我们感到了生存的前所未有的空虚,即一种空虚感。对这种感觉,甚至古代最激烈的怀疑主义也因当时的人们普遍充满着还未衰落的神话现实的观念而无法否认,在伊壁鸠鲁的信徒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就充满着这样的现实。导致虚无的那种精神发展对人类意识来说确实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以错误理解自然科学的真意、过分僵硬地把它的范畴用于其它一切存在为前提的。但如前所述,它又是可能的。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并被科学在技术和实践领域势如破竹的成功所推动。在人类和人类之前的千万年历史中,神未能为人类做到的事情,人类自己却做到了。十分自然,人应当在他自己创造的成就中考察存在的真正本性——直到他惊醒地从他自己造下的空虚中退避回来为止。

现代人倾向于把当前的状况和古代制度衰落时期盛行的状况相比,如与希腊城邦的衰败、古希腊文化的没落,或者公元 3 世纪古代文化的崩溃相比。但它们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古代文明只是在世界小范围内、在其疆界不完全包括人类未来一切因素的区域内的发明。而今天,当各种交往遍及世界,整个人类都必须纳入西方文化的领域。欧洲中世纪之初,人口是在减少,而现在人口增加了,并仍在无法估量地增长着。那时对文明的威胁来自外部,现在来自内部。不过,我们的时代和公元 3 世纪的最明显不同是,那时的技术是停滞或倒退的,而现在正在大踏步前进。不管是有利

还是有害的机遇都是无法预知的。

此后,技术世界的这种发展成为必定会改变人类生存的基础,并因而给它提供新条件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客观上是很明显的。人第一次开始实际主宰自然。如果我们想象我们的世界被埋葬了,后来的发掘者不会发现任何古代留传给我们的那种美丽物品(甚至那时的铺石街道都令我们赏心悦目)。不过,他们会发现大量的钢筋水泥,这样他们就明白,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相对于过去的一切时代而言),人已开始用器具之网把这个星球包裹起来。采取这一步骤是很重大的,就象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开始使用工具那样。我们已经可以期待那一天,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利用其物质和能量的巨大工厂。人类再一次脱离自然去从事自然从未独自完成的工作,这工作在创造力上可与自然相媲美。这工作对我们已成为现实,不仅在其可见可触的产品方面,而且在其功能方面。比方说,我们假设的那个发掘者无法从无线电天线的遗迹上推断出遍及地球表面的广泛的新闻传播。

我们的世纪充满创新,它的变化如果完成,就将把它和以往的世纪完全区分开来。不过这些创新和变化,并不完全属于世界的非精神化以及先进技术对世界的统治方面的。即使对这个问题缺乏清楚认识的人也正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过去千万年所发生的任何巨大变化都无法与之相比。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孕育着极大的危险性和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能胜任等待着我们的任务,这一状况就将预示着人类的失败。

迫近而来的是末日还是开端?也许它是一个开端,只不过现在人因获得新手段而得到充实,人的经验能力处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情况是这样吗?

第一章 人能成为什么

自我存在在现时代境况中所持的态度

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单调迟缓,他就必须在他的意识中面对虚无:他应该回忆他的起源。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在与他的发展的未知的起点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个存在又处于危险之中。

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

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被遮蔽着。

但是,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开始了那种以后才自身实现为世界的东西。当世界在无生气的生活秩序中看来已变成毫无希望时,那么剩下给人的就是暂时退回到纯粹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今天绝望地问: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还剩下什么,那对任何人来说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为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